



郁达夫小品精萃

YU DAFU XIAOPIN JINGCUI

故都的秋

GU DU DE QIU

上海书店出版社

I266.3

Y842

PEL
鵝鵝丛书

郁达夫小品精萃

上海书店出版社

故都的秋

祝鸣华编

GU DU DE QIU

YU DAFU XIAOPIN JINGCUI

丛书策划 龚建星
责任编辑 陆哨林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故都的秋

——郁达夫小品精萃

郁达夫 著

祝鸣华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古籍排版厂排版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1996年6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8千字
印数: 0001-20000

ISBN 7-80622-068-2/I·26

定价: 6.50元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本中，郁达夫通常是作为小说名家被介绍给读者的。大家都知道他的《沉沦》是我国第一本白话小说集，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共同发起成立了创造社。确实，郁达夫的小说以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以其浓重的抒情色彩和感伤情调，以其被称为“郁达夫式”的坦率和露骨；在文坛独树一帜，深受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说现代小说，不能不提郁达夫。不过，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又不能不提他的散文。

就数量而言，郁达夫的散文还在其小说之上。他的散文体式众多，人物散记、小品、游记、杂感、政论、日记、书信、自传、序跋等等都不乏精彩的篇章。近年来，随着散文热的兴起，郁达夫的散文也渐为人们重视。很多人认为他的散文的艺术成就，不在他的小说之下，两者并驾齐驱，难分伯仲。有人甚至以为他的散文“更亲切有味”。

其实，郁达夫的散文和小说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小说被称为“自叙小说”，而他小说的基本构架是人物的内在情绪，重在表达人物的情感，而不注重情节故事的连贯性。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形散而神聚”。而他的某些记人记事的散文，描写细腻，叙事完整，字数也在万字以上，文学性非常强。

就纯粹的文学散文而言，它们与郁达夫的小说一样，总体的基调都是忧郁而感伤的。郁达夫的散文小品，很少闲情逸致的东西，或者说那不是他的特长。就连他的游记里，也不时流露出他于国于民于己的忧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孤独者”和“零余者”，落寞无主，心似寒灰。

郁达夫的散文语言流畅，文字优美，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真诚而炽烈的感情。这一点也如他的小说，敢爱敢恨，绝无矫揉遮掩。他可能是现代作家中最早在生前公开出版自己私人日记的，并在38岁时，就开始写自传。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是那些人物散记。郁达夫很善于写人，通过几处细节的生动描述，使人物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笔下的人物，有伟人名人，也有常人，读者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友情、亲情，同样的真挚深沉。

郁达夫的散文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他的杂文时评上，这在他的散文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郁达夫早期的杂文文学性较强，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旁敲侧击，借古喻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行文活泼而洒脱。抗战烽火燃起，郁达夫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积极鼓动抗日活动。1938年底，郁达夫在新加坡编辑报刊，亲自撰写了大量杂文时评，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后，他转赴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前夕，因汉奸告密，郁达夫惨遭日寇杀害。在外敌入侵面前，郁达夫抛弃了个人的忧郁和闲情，表现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与他的小说相比，郁达夫的散文在文学史上所占的位置虽然不一定那么显赫，但其感情充沛的叙事论说，还是深深地

打动了几代读者，说他的散文个性独具，卓然成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郁达夫的散文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在他的生前死后，都不乏对他文章（包括小说）的诟病。首先是他的真诚坦率带来的过于直露和不含蓄，尽管也有不少人替他辩解，说他的“自我暴露”是对深藏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的“暴风雨式的闪击”。但文学毕竟需要一种距离感，美感也需要距离。郁达夫式的直率特别集中表现在某些颓废病态的情感流露间，这是他鲜明的风格，也同时成为他的不足之处。还有就是他的很多散文过于枝蔓，缺乏高潮和重点。他的不少游记，文字优美，景致详尽，但叙述方面铺陈无节，缺少起伏，样式相近，让人读了有雷同之感。郁达夫那几篇上万字的散文名作，情感真挚动人，但布局结构却不精致，任其“情绪”流转，散漫而欠集中。郁达夫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杂文时评，言词激烈，观点鲜明，激励了不少的人们的战斗豪情，但可能由于时间仓促，形势多变，作者不可能有从容构思的余地，这部分散文的文学性稍嫌不足。

郁达夫留下的各类散文，总数在百万字以上，一本小书难以窥其全豹。名曰“小品”，当然不能收太长的篇章。他的杂文时评，因时间性太强，一般也不收录。至于日记自传之类，难以分割，虽不乏精彩之处，也只好略去。所收的数十篇散文小品，完全出于编辑者个人的喜好。编者不奢望让读者了解郁达夫散文创作的全貌，而是努力让大家读到郁达夫散文最具魅力的篇什。

祝鸣华

1995年7月

— 目 录 —

—— 鹤鸣丛书 010 ——

- | | |
|-------------|-------------------------|
| 1 前 言 | 58 日本的文化生活 |
| 1 北国的微音 | 63 钓台的春昼 |
| 6 小春天气 | 71 半日的游程 |
| 14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 75 出昱岭关记 |
| 17 灯蛾埋葬之夜 | 80 游白岳齐云之记 |
| 23 移家琐记 | 89 屯溪夜泊记 |
| 28 故都的秋 | 94 桐君山的再到 |
| 31 住所的话 | 98 雁荡山的秋月 |
| 35 雨 | 107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
的巡游 |
| 37 江南的冬景 | 112 超山的梅花 |
| 41 记风雨茅庐 | 117 花坞 |
| 44 北平的四季 | 121 皋亭山 |
| 50 饮食男女在福州 | |

125 龙门山路
132 城里的吴山
135 扬州旧梦寄语堂

141 略谈幽默
144 谈诗

148 清新的小品文字

151 光慈的晚年
156 追怀洪雪帆先生
161 记耀春之殇
164 王二南先生传

北国的微音

北国的寒宵，实在是沉闷得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不眠症者，更觉得春夜之长。似水的流年，过去真快，自从海船上别后，匆匆又换了年头。以岁月计算，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然而回想起来，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河畔冰开，江南草长，虫鱼鸟兽，各有阳春发动之心，而自称为动物中之灵长，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旧是奄奄待毙，没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没有雄心欢迎来日。几日前头，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来访我的贫居。他问我“为什么要消沉到这个地步？”我问他“你何以不消沉，要从东城跑许多路特来访我？”他说“是为了职务。”我又问他“你的职务，是对谁的？”他说“我的职务，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我说“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他的来访的目的，本来是为问我对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意见如何，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如何的，——他之所以来访者，一则因为我在某校里教书，二则因为我在日本住过十多年，或者对于某种事项，略有心得的缘故——后来听了我这一段诡辩，他也把职务丢开，谈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闲话走了。他走之后，我一个人衔了纸烟想想，觉得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

毕竟是庸人自扰。什么国富兵强，什么和平共乐，都是一班野兽，于饱食之余，在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像我这样的生性，在我这样的境遇下的闲人，更有什么可想，什么可做呢？写到这里我又想起T君批评我的话来了，他说“某书的作者，嘲世骂俗，却落得一个牢骚派的美名。”实在我想T君的话，一点儿也不错。人若把我们的那些浅薄无聊的“徒然草”合在一处，加上一个牢骚派的名目，思欲抹杀而厌鄙之，倒反便宜了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些东西，本来是同身上的积垢，口中的吐气一样，不期然而然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哪里配称作牢骚，更哪里配称作派呢？我读到《歧路》，沫若，觉得你对于自家的艺术的虚视——这虚视两字，我也不知道妥当不妥当，或者用怀疑两字比较得的切吧——也和我一样。不错不错，我这封信，是从友人宴会席上回来，读了《歧路》之后，拿起笔来写的。我写这一封信的动机，原是想和你们谈谈我对于《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就是京沪报章上，为了金钱或者想建筑自家的名誉的缘故，在那里含了敌意，做文章攻击你的人，我仔细替他们一想，觉得他们也在感着这凄切的孤独。唯其感到孤独，所以他们只好做此文章来卖一点金钱，或者竟牺牲了你来博一点小小的名誉。毕竟他们还是人，还是我们的同类，这“孤单”的感觉，终究是逃不了的，所以他们的文章里最含恶意，攻击你最甚的处所，便是他们的孤独感表现得最切的地方。名利的争夺，欲牺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恶心，——简单点说，就说生存竞争吧——依我看来，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的。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这“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

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都和从前不同了。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没有什么特异有区别的地方。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或者竟不写在纸上，不画在布上壁上，不雕在白石，不上奏在乐器上，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教他能够细细的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的“创造”。

仿吾！这一段无聊的废话，你看对不对？我在写这封信之先，刚从一位朋友处的宴会回来，席上遇见了许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已经成了富者，现在是资本家独。我夹在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学中间，当然觉得十分的孤了，然而看看他们挟了皮筐，奔走不宁的行动，好像他们也有些在觉得人生的孤寂的样子。我前边不是说过了么？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们，所以我这主观的推测，也许是错了的。

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什么东西也不愿意拿来阅读。有时候要想玩味这“凄切的孤单”，在日斜的午后，老跑出城外去独步。这里城外多是黄沙的田野，有几处也有清溪断壁，绝似日本郊外未开辟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处。不过这里一堆一堆的黄土小冢，和有钱的人家的白杨松树的坟茔很多，感视稍微与日本不同一点。今晚在宴会的席上，在许多鸿儒谈笑的中间，我胸中的感觉，同在这样的白杨衰草的坟地里漫步时一样。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比从前进步了，从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满的朋友——实际上除你们几个人之外，哪一个境遇比我不美满？——相处，老要起一种感伤，有时竟会滴下泪来。现在非但眼泪不会滴下来，并且也

能如他们一样的举起箸来取菜，提起杯来喝酒。不过从前的那一种喜欢谈话的冲动，现在没有了。他们入座，我也就坐，他们吃菜，我也吃菜。劝我喝酒，我就喝，干杯就干杯。席散了我就回来。雇车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黄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车马车，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他们从车中和我点头，我也回点一点头。他们不点头，我也让他们的车子过去，横竖是在后头跟走几步，他们的车子就可以老远的上我前头去的，所以无避入叉路上去的必要。还有一点和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里，他们来要求我猜拳的时候，我总笑笑，摇摇头，举起杯来喝一杯酒，教他们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个人猜。近来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过默默的走回家来坐坐，吸吸烟，倒点茶喝喝。

今晚的宴会，散得很早，我回家来吸吸烟喝喝茶，觉得还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周报的《歧路》来看。沫若！大卫生的诗，实在是做得不坏，不过你的几行诗，我也很喜欢念。你的小孩的那个两脚没有的洋囡，我说还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头他们去买一个新的时候，怕又要破费几角钱哩。

昨天一个朋友来说他读到《歧路》，真的眼泪出了。我劝他小心些，这句话不要说出来教人家听见，恐怕有人要说他的眼泪不值钱。他说近来他也感染了一种感伤病，不晓得怎么的，感情好像回返小孩子时代去了。说到这里，他忽而眼圈又红了起来，叫了我一声，“达夫！我……我可惜没有钱……”我也对他呆看了半晌，后来他一句话也不说，立起身来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门去了。（这样的朋友，上我这里来的很多。他们近来知道了我的脾气，来的时候，艺术也不谈了，我的几篇无聊的作品和周报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几次我们真有主客两人相对，默默而过半点钟的时候。像这样的Pause的中

间,我觉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满足。因为有客人在前头,我一时可以不被那一种独坐时常想出来的无聊的空虚思想所侵蚀,而一边这来客又不在言语,我的听取对话和预备回答的那些麻烦注意可以省去。)不过,沫若!我说你那一篇《歧路》写得很可惜,你若不写出来,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种浓厚的孤独感里浸润好几天。现在写出了之后,我怕你的那一种“凄切的孤单”之感,要减少了吧?

仿吾!我说你还是保守着独身主义,不要想结婚的好!恐怕你若结了婚,一时要失掉你的这孤独之感。而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所以你若结了婚,怕一时要与艺术违离。讲到这里我怕你要反问我“那么你们呢?你和沫若呢?”是的,我和沫若是一时与艺术离异过的,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孤独罢了。……

暖!暖!不知不觉,已经写到午前三点钟了。

仿吾!沫若!要想写的话,是写不完的,我迟早还是弄几个车钱到上海来一次吧!大约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后,我怎么也要设法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若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不能够到上海来,那么我们等六月里再见吧!

小春天气

—

与笔砚疏远以后，好像是经过了不少时日的样子。我近来对于时间的观念，一点儿也没有了。总之案头堆着的从南边来的两三封问我何以老不写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笔砚的明证。所以从头计算起来，大约自我发表最后的一篇整个儿的文字到现在，总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离纸笔以来，至少也得有两三个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来较量这一年或三个月的时间，大约总不过似骆驼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由先天不足，后天亏损——这是我们中国医生常说的话，我这样的用在这里，请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说来，渺焉一身，寄住在这北风凉冷的皇城人海中间受尽了种种欺凌侮辱，竟能安然无事的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是一种摩西以后的最大奇迹。

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岁月，实在是悠长得很呀！绵绵钟鼓初长的秋夜，我当众人睡尽的中宵，一个人在六尺见方的卧房里踱来踱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暗淡的前途，曾经熏烧了多少枝的短长烟卷？睡不着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了蜡烛幽脚幽手的跑上厨房去烧些风鸡糟鸭来下酒的事

情，也不止三次五次。而由现在回顾当时，那时候初到北京后的这种不安焦躁的神情，却只似儿时的一场恶梦，相去好像已经有十几年的样子，你说这一年的岁月对我是长也不长？

这分外的觉得岁月悠长的事情，不仅是意识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一年来我的肉体精神两方面，都印上了这人家以为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长的时间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黄浦江头送我上船的几位可怜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于途中，大约他们看见了我，总只是轻轻的送我一瞥，必定会仍复不改常态地向前走去的。（虽则我的心里在私心默祷，使我遇见了他们，不要也不认识他们！）

这一年的中间，我的衰老的气象，实在是太急速的侵袭到了，急速的，真真是很急速的。“白发三千丈”一流的夸张的比喻，我们暂且不去用它，就减之又减的打一个折扣来说吧，我在这一一年中间，至少也的确的确的长了十岁年纪。牙齿也掉了，记忆力也消退了，对镜子剃削胡髭的早晨，每天都要很惊异地往后看一看，以为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别一个站在我后面的没有到四十岁的半老人。腰间的皮带，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往里缩，后来现成的孔儿不够，却不得不重用钻子来新开，现在已经开到第二个了。最使我伤心的，是当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时节，往日很容易起来的那一种愤激之情，现在怎么也鼓励不起来。非但如此，当我觉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时候，不晓从何处来的一种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会心的微笑。不消说年青时候的种种妄想，早已消磨得干干净净，现在我连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问题都想不到。有时候上街去雇得着车，坐在车上，只想车夫走走向阳的地方去——因为我现在忽而怕起冷来了——慢一点儿走，好使我饱看些街上来往的行人，和组成现代的大同世界的

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来，只想弄一点美味的东西吃吃，并且一边吃，一边还要想出如何能够使这些美味的东西吃下去不会饱胀的方法来，因为我的牙齿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东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吃过去。

二

现在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间最好不过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时候。况且世界又是大同，东洋车、牛车、马车上，一闪一闪的在微风里飘荡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国的旗子。天色苍苍，又高又远，不但我们大家酣歌笑舞的声音，达不到天听，就是我们的哀号狂泣，也和耶和华的耳朵，隔着蓬山几千万叠。生逢这样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应该向长安的落日，遥进一杯祝颂南山的寿酒，但不晓怎么的，我自昨天以来，明镜似的心里，又忽而起了一层翳障。

仰起头来看看青天，空气澄清得怖人；各种散射在那里的阳光，又好像要对我说一句什么可怕的话，但是因为爱我怜我的缘故，不敢马上说出来的样子。脚底下铺着扫不尽的落叶，忽而索落索落的响了一声，待我低下头来，向发出声音来的地方望去，又看不出什么动静来了，这大约是我们庭后的那一棵槐树，又摆脱了一叶负担了吧。正是午前十点钟的光景，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因为孤苦零丁一个人在屋里坐不住，所以才踱到院子里来的，然而在院子里站了一忽，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昨晚来的那一点小小的忧郁，仍复笼罩在我的心上。

当半年前，每天只是忧郁的连续的时候，倒反而有一种余裕来享乐这一种忧郁，现在连快乐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这一层虽则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

隐忧，只觉得坐立都是不安。没有方法，我就把香烟连续的吸了好几枝。

是神明的摄理呢？还是我的星命的佳会？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门铃儿响了。小朋友G君，背了水彩画具架进来说：

“达夫，我想去郊外写生，你也同我去郊外走走吧！”

G君年纪不满二十，是一位很活泼的青年画家，因为我也很喜欢看画，所以他老上我这里来和我讲些关于作画的事情。据他说：“今天天气太好，坐在家里，太对大自然不起，还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换了衣服，一边和他走出门来，一边告诉门房“中饭不来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时候，心里所感得的喜悦，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三

本来是没有一定目的地的我们，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则门。阳光不问城内城外，一例的很丰富的洒在那里。城门附近的小摊儿上，在那里摊开花生来的小贩，大约是因为他穿着的那件宽大的夹袄的原因吧，觉得也反映着一味秋气。茶馆里的茶客，和路上来往的行人，在这样和煦的太阳光里，面上总脱不了一副贫陋的颜色。我看看这些人的样子，心里又有点不舒服起来，所以就叫G君避开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来的这城下长堤上，今天来往的大车特别的少。道旁的杨柳，颜色也变了，影子也疏了。城河里的浅水，依旧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实际上和夏天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觉得总有一种寂寥的感觉，浮在水面。抬头看看对岸，远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纵横交错的列在空中。大地的颜